

「回歸」的文化焦慮

——1995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 與2007年的《今天·香港十年》

陳智德

摘要

1995年，《今天》雜誌邀請梁秉鈞主編「香港文化專輯」，梁秉鈞在該專輯的〈引言〉解釋編輯理念，亦表達了一種焦慮，他透過編選作品，包括李歐梵談論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劉以鬯從王韜談論香港文學的起源、周蕾談論「既不是尋根也不是混雜」的「後殖民自創」等，抗衡香港回歸前的文化焦慮。十二年後，2007年的《今天》夏季號，再有葉輝主編「香港十年專號」，因應香港回歸中國十年，葉輝在〈前言〉提出「回顧香港人這十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也透過編入游靜的小說〈半透明人〉，謝曉虹的小說〈人魚〉，以及朗天的電影評論、周恩中的社運評論，思考回歸十年的身份迷思。本論文以1995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和2007年的《今天·香港十年》為分析對象，討論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及之後，「本土」議題在文學創作和評論方面的變化，以及兩個專輯中的作品，對香港回歸中國作出怎樣的呈現和論述。

關鍵詞：《今天》、九七回歸、香港文學、文化焦慮

2016/3/27 收稿，2016/5/20 審查通過，2016/5/27 修訂稿收件。

* 陳智德現職為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Cultural anxiet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from "Special Issue on Hong Kong Culture" (1995) and "Hong Kong Ten Years Special Issue" (2007) of literature journal *Today*

Chan Chi-tak

Abstract

In 1995, Leung Ping-kwan was invited to be guest editor of "Special Issue on Hong Kong Culture" in literature journal *Today*. Leung explained his concept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expressed his anxieties. Leung tried to resist the cultural anxieti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run-up to the territory's handover to China by means of the selection of works in the special issue, which includes Leo Ou-fan Lee's discussion of the marginality of Hong Kong culture, Liu Yi-chang's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Wang Tao, and Rey Chow'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as "Neither Roots nor Hybrids".

After 12 years, Yip Fai was guest editor for the "Hong Kong Ten Years Special Issue" in *Today's* 2007 summer issue in retrospection of the first decade since the handover.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Yip wrote that it was a "retrospective on the thoughts and observations by Hong Kong people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The special issue looks into the myth of identity upon the territory's ten year's anniversary of the handover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including "Translucent Human" by Yau Ching and "Mermaid" by Dorothy Tse Hiu-hung, film criticism by Shum Long-tin and social movement criticism by Chow Sze Chung.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y analyzing the "Special Issue on Hong Kong Culture" and "Hong Kong Ten Years Special Issue" of *Today* in 1995 and 2007 respectively, this thesis discusses how the issues of "locality" in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criticism have evolved before and after the "handover" in 1997, and how was Hong Kong's "handover" to China represented and narrated in the works selected in these two special issues.

Keywords: *Today*,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Hong Kong literature, Cultural anxieties

一、回歸與焦慮

在香港統治主權由英國移交中國，亦即香港回歸中國的 1997 年，吳宇森拍攝的荷李活（好萊塢）電影《奪面雙雄》（*Face Off*）也於同一年公映，從警匪互換臉孔的情節開始，帶引觀眾進入一段演繹身份迷思的驚險故事。朗天指出電影《奪面雙雄》與「九七回歸」的關係，正在於當中的身份迷思，¹其所引申的文化思考，難以套用「變臉」式的思維，即回歸後的香港，就等同回復中國身份或換上一副中式的臉，正如阿巴斯（Ackbar Abbas）分析梁秉鈞〈花布街〉一詩時提出：「後殖民並不意味可以把殖民主義的遺產好像更換時裝般輕易穿上又脫下。」²

香港回歸中國在政治上是表示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回到同文同種的母體文化，在歷史發展看是一條解殖之路，但殖民主義與被殖民經驗的複雜性，使「回歸」與「解殖」之間存有很大差距，周蕾指出東亞地區的種種後殖民事例，使「『被殖民』／『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想法，變得過於隨便而無效」，她以香港後殖民歷史的複雜性，提出香港是否「後殖民的反常體」的討論，以及香港的「後殖民境況具有雙重不可能性」。³

周蕾的文章 1992 年發表後，⁴學界有不少迴響和爭議，包括有關「誰是真正殖民者」的討論，⁵引證「九七回歸」問題的複雜性，成為九〇年代

¹ 朗天 Lang Tian：〈奪面·換位·安蒂岡妮：一種對香港主權移交的神話評論〉“Duomian, huanwei, Andigangni: yizhong dui xianggang zhuquan yijiao de shenhua pinglun”，《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 年），頁 161-166。

²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5.

³ 周蕾 Zhou Lei：〈殖民與殖民者之間〉“Zhimin yu zhiminzhe zhijian (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收於周蕾 Zhou Lei：《寫在家國以外》*Xie zai jiaguo yiwai*（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Niujiun daxue chubanshe]，1995 年），頁 91-117。

⁴ 周蕾所著的“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一文發表於 1992 年秋季出版的 *Diaspora*, Vol.2, No.2, pp.151-170。中譯本由羅童（羅貴祥）翻譯，題為〈殖民與殖民者之間〉，收於周蕾 Zhou Lei：《寫在家國以外》*Xie zai jiaguo yiwai*，頁 91-117。

⁵ 參見董啟章 Dong Qizhang、明英奇 Ming Yingqi、劉敏儀 Liu Minyi 等主編：《文化評論》*Wenhua pinglun* 第 2 輯（香港[Hong Kong]：文化評論出版社[Wenhua pinglun chubanshe]，1994 年）；以及孔誥烽 Kong Gaofeng：〈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風暴看香港夾縫

香港文化界及人文學術界的主要議題之一。另一種具影響力的說法，是曾任教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的阿巴斯，以「消失的政治」(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來解讀香港的城市空間，他以香港建築為例，指出投機逐利以及吸引觀光客思維下的建築，使香港成為一個無時間感(timeless)、無地方感(placeless)的空間——一個消失的空間，⁶又以文學為例子，提出香港作家書寫香港時所依據的經驗，是一種「匱乏或不在，或消失的經驗」。⁷阿巴斯所提出「消失的政治」的更深層意義，在於所謂「消失」並非城市本身不證自明的固有或表面現象，而是一種誤認，他指出香港人對九七回歸前一直都存在的香港文化視而不見，乃是一種「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即看不見既存之物，直至九七回歸的時間迫近，才著意呈現香港，卻由此引發「錯失感」(deja disparu)，一種新事物未曾出現卻已經消逝的弔詭。

另一種對「回歸」與「解殖」之間的疑慮，來自中國大陸對香港歷史和文學史的關切，首先是九〇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國大陸學者所著的香港史論著，包括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⁸余繩武、劉蜀永主編的《二十世紀的香港》⁹以及多種香港論述叢書，包括新華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回歸叢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香港社會經濟叢書」，北京龍門書店出版的「香港百年滄桑叢書」、北京時事出版社出版的「香港

論》“Chutan beijin zhimin zhuyi: cong Liang Fengyi fengbao kan xianggang jiafeng lun”、葉蔭聰 Ye Yincong:〈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Bianyuan yu hunza de youling: tan wenhua pinglun zhong de ‘xianggang shenfen’”，《香港文化研究》Xianggang wenhua yanjiu 第3期「北進想像：香港後殖民論述再定位」Beijin xiangxiang: xianggang houzhimin lunshu zai dingwei (1995年8月)等文，孔諾烽等文章後來收於陳清僑 Chen Qingqiao 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Wenhua xiangxiang yu yishi xingtai: dangdai xianggang wenhua zhengzhi lunping (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Niujiun daxue chubanshe]，1997年)。

⁶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pp.73-76.

⁷ 阿巴斯所依據的，主要是1988年出版的《譯叢·香港專號》春季號和秋季號及梁秉鈞的中英對照詩集：《形象香港》，參見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pp.111-140。

⁸ 余繩武 Yu Shengwu、劉存寬 Liu Cunkuan 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Shijiu shiji de xianggang* (香港[Hong Kong]：麒麟書業[Qilin shuye]，1994年)。

⁹ 余繩武 Yu Shengwu、劉蜀永 Liu Shuyong 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Ersshi shiji de xianggang* (香港[Hong Kong]：麒麟書業[Qilin shuye]，1995年)。

紀實叢書」、海天出版社出版的「香港風情叢書」等，王宏志質疑這些論著的出版是政治考慮多於學術興趣：

令人最感錯愕的是，到了九七年以後，這種大規模書寫香港歷史的情況似乎突然終止，一些在九七年後出版的香港史著其實都是在九七年以前準備編寫的，只是拖誤了出版日期，以致要在一九九八年出版。¹⁰

王宏志指出：「這些史著的觀點是一面倒地傾向於中方的，因而使這些史著具備了濃烈的政治宣傳意義」，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著以「回歸論述」為敘述核心，「幾乎每一本香港史著都以不合乎比例的篇幅來討論香港邁向回歸的歷程」，而且「絕大部份的論述都是意見一致的」，¹¹王宏志的結論是：「中國政府對香港的立場，主要在於香港能夠在中國自身的政治或利益面前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提供什麼的價值。於是，香港歷史的論述，在國內的史學家來說，便永遠只能是國家大論述的一部份了」。¹²

另一方面，九〇年代開始出版的中國大陸學者所著的香港文學史論著，包括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¹³潘亞暉、汪義生《香港文學概觀》，¹⁴王劍叢《香港文學史》，¹⁵王劍叢《二十世紀香港文學》，¹⁶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¹⁷古遠清《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¹⁸袁良駿《香港小說史》¹⁹等

¹⁰ 王宏志 Wang Hongzhi:《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Lishi de chenzhong: cong xianggang kan zhongguo dalu de xianggangshi lunshu* (香港[Hong Kong]: 牛津大學出版社[Niujin daxue chubanshe], 2000年), 頁40。

¹¹ 同上註, 頁187。

¹² 同上註, 頁214。

¹³ 謝常青 Xie Changqing:《香港新文學簡史》*Xianggang xinwenxue jianshi* (廣州[Guangzhou]: 暨南大學出版社[Jinan daxue chubanshe], 1990年)。

¹⁴ 潘亞暉 Pan Yatun、汪義生 Wang Yisheng:《香港文學概觀》*Xianggang wenxue gaiguan* (廈門[Xiamen]: 鷺江出版社[Lujiang chubanshe], 1993年)。

¹⁵ 王劍叢 Wang Jiancong:《香港文學史》*Xianggang wenxueshi* (南昌[Nanchang]: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 1995年)。

¹⁶ 王劍叢 Wang Jiancong:《二十世紀香港文學》*Ershi shiji xianggang wenxue* (濟南[Jinan]: 山東教育出版社[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1996年)。

¹⁷ 劉登翰 Liu Denghan 主編:《香港文學史》*Xianggang wenxueshi* (香港[Hong Kong]: 香港作家出版社[Xianggang zuojia chubanshe], 1997年)。

¹⁸ 古遠清 Gu Yuanqing:《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Xianggang dangdai wenxue pipingshi* (漢口[Hankou]: 湖北教育出版社[Hubei jiaoyu chubanshe], 1997年)。

等，王宏志同樣質疑這些論著的出版主要出於政治考慮，批評當中的泛政治論述和大中原觀點：

這是一種大一統的心態，而且往往將不同的意見二元地推到對立面。這種心態或要求的來源，往往同樣是出於政治的考慮。由於他們在過去強調階級鬥爭，於是，他們也對文學提出同樣的要求，所以要反映民間疾苦，要有階級意識；因為大陸有社會主義文學，香港「自然」也應該有現實主義文學。²⁰

王宏志指出，中國大陸對香港歷史和文學史的關切出於政治考慮，而在主題先行的動機下，相關著述的學術水平成疑，黃繼持則從文學觀角度指出其局限：

七、八十年代之交，對五十年代以來的文學史觀念與文學史著作模式，剛剛進行反思與調整，尚未真能開出新的格局之際，部份文學研究者注目於香港文學時，除了認識香港社會尚帶成見並因「政策」拘牽外，用的是五四以來尤其是五十年代以來的文學觀，來裁斷香港文學現象與評價香港文學作品。用這一種特定的文學史程式來編排作家作品，時多扞格不入。²¹

¹⁹ 袁良駿 Yuan Liangjun:《香港小說史》*Xianggang xiaoshuoshi* (深圳[Shenzhen]:海天出版社[Haitian chubanshe], 1999年)。

²⁰ 王宏志 Wang Hongzhi:〈中國人寫的香港文學史〉“Zhongguoren xie de xianggang wenxueshi”, 收於王宏志 Wang Hongzhi、李小良 Li Xiaoliang、陳清僑 Chen Qingqiao:《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Fou xiang xianggang: lishi, wenhua, weilai* (臺北[Taipei]:麥田出版[Maitian chuban], 1997年), 頁121。平情而論,雖然早期的中國大陸學者所作之香港文學史論著多有意識形態先於學術傾向,但九〇年代中期以後,亦有不少具學術水平的研究,如古遠清 Gu Yuanqing:《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Xianggang dangdai wenxue pipingshi* (漢口[Hankou]:湖北教育出版社[Hubei jiaoyu chubanshe], 1997年)、袁良駿 Yuan Liangjun:《香港小說史》*Xianggang xiaoshuoshi* (深圳[Shenzhen]:海天出版社[Haitian chubanshe], 1999年)、艾曉明 Ai Xiaoming 編:《浮城志異:香港小說新選》*Fucheng zhiyi: xianggang xiaoshuo xinxuan* (北京[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1991年)、趙稀方 Zhao Xifang:《小說香港》*Xiaoshuo xianggang* (北京[Beiji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 2003年)等等。

²¹ 黃繼持 Huang Jichi:〈關於「為香港文學寫史」引起的隨想〉“Quanyu ‘wei xianggang wenxue xie shi’ yinqi de suixiang”, 收於黃繼持 Huang Jichi、盧瑋鑾 Lu Weiluan、鄭樹森 Zheng Shusen:《追跡香港文學》*Zhuiji xianggang wenxue* (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Niujiun daxue chubanshe], 1998年), 頁89。

黃繼持提出中國大陸固有的文學觀，本就不適用於香港文學，盧瑋鑾談到香港文學史料的問題時，提出「在第一手資料未能確切建立之前，我不贊成在最近的短期內匆忙寫出《香港文學史》」，²²許多年後她在一次訪問中提出，這說法是針對當時的中國大陸學者。²³在文學史觀與資料以外，最關鍵的仍是主題先行的問題，黃子平提出八〇年代在「國家項目」中的香港文學研究，起決定作用的是「基本國策」下的「民族—國家」意識，²⁴事實上，中國大陸學者在九七回歸前一年已坦白明言：「『九七回歸』，香港文學列入一國兩制的框架中研究，香港與內地的文學格局也將演變為『大中國文學』。」²⁵中國大陸學者的香港史著述和文學史著述，在「大中國」文化想像模式下的香港論述和關切，透過香港史著述和文學史著述建立「大中國」角度為本的話語權和解釋權，更引發香港主體湮滅在「民族—國家」論述中的憂慮。²⁶

本來，在九七回歸被提出之前，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香港在民間層面，已一直透過教育及文化建設（包括民間辦學、出版文化刊物），自發建立對於「文化中國」或「傳統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²⁷七〇年代更

²² 盧瑋鑾 Lu Weiluan：〈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Xianggang wenxue yanjiu de jige wenti”，收於黃繼持 Huang Jichi、盧瑋鑾 Lu Weiluan、鄭樹森 Zheng Shusen：《追跡香港文學》*Zhuiji xianggang wenxue*，頁 74。

²³ 關夢南 Quan Mengnan 訪問及整理：〈為完整的香港文學史打好基礎——訪問文學資料搜集的健行者盧瑋鑾女士〉“Wei wanzheng de xianggang wenxueshi da hao jichu: fangwen wenxue ziliao souji de jianxingzhe Lu Weiluan nushi”，《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 年），頁 151。

²⁴ 黃子平 Huang Ziping：〈「香港文學」在內地〉“‘Xianggang wenxue’ zai neidi”，收於黃子平 Huang Ziping：《害怕寫作》*Haipa xiezu*（香港[Hong Kong]：天地圖書[Tiandi tushu]，2005 年），頁 10-24。

²⁵ 楊匡漢 Yang Kuanghan、孟繁華 Meng Fanhua：〈一九九七：「大中國文學」——香港／內陸文化的現狀與差異〉“1997: ‘dazhongguo wenxue’: xianggang/neilu wenhua de xianzhuang yu chayi”，《廣州文藝》*Guangzhou wenyi* 1996 年第 4 期（1996 年 4 月），頁 68。

²⁶ 「大中國」文化想像模式也見諸中國大陸的臺灣文學史著述，參考計璧瑞 Ji Birui：《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記：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論》*Beizhiminzhe de jingshen yinji: zhimin shiqi taiwan xinwenxue lun*（臺北[Taipei]：秀威資訊[Xiuwei zixun]，2014 年），頁 280-292，「兩岸臺灣文學史寫作中的想像構成」一節。

²⁷ 例如唐君毅、錢穆、牟宗三、徐復觀諸位在香港延續民國學風，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以及友聯出版社所辦之《祖國月刊》、《中國學生周報》等文化刊物所傳播的文化中國觀念。可參李金強 Li Jinqiang：〈民國史學南移——左舜生生平與香港史學〉“Minguo shixue nanyi: Zuo Shunsheng shengping yu xianggang shixue”，《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Xianggang zhongguo jindaishi xuehui huikan* 第 3 期（1989 年 1 月），頁 85-97；鮑紹霖 Bao

有青年自發組織的「保衛釣魚臺運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等等具反建制意味的社會運動，抗衡香港政府的殖民政策，因此香港民間對九七回歸所意味著的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以及背後的「民族—國家」意識，沒有本質上的抗拒；同時，經過七八〇年代的經濟起飛和文化建設，以及由香港電影、電視、流行曲等普及文化進一步強化的本土意識，留學海外文化人引進西方文化思潮促成的文化身份反思，並使香港的主體性思考更形複雜，亦更意識到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文化差異，九七回歸，本就不是簡單地是否認同「民族—國家」意識的問題。

經過種種有關後殖民與香港身份的反思，認清「九七回歸」問題的複雜性，香港學界包括學者和作家，一方面對「大中國」式的宏大論述感到疑慮，另一方面對如何書寫、呈現香港感到焦慮，梁秉鈞提出對香港文化的刻板印象，如「文化沙漠」、「燈紅酒綠」等概括描述以及「帆船」符號的重複挪用等等，既有部份來自中國大陸或臺灣，也有來自香港官方對本土文化的簡化輕忽，²⁸他提出「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這議題：

到底該怎麼說，香港的故事？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²⁹

議題背後，實際上是對香港自身人民的歷史主體聲音、歷史經驗，被消失、被收編、被簡化、被書寫而同時自身難以書寫的焦慮、一種「難言」與「無以言」的焦慮。在文學上，九〇年代的香港作家在書寫香港的同時亦往往感到「無法再認得香港」，許子東歸納為一種「失城文學」，³⁰以黃碧雲的〈失

Shaolin、黃兆強 Huang Zhaoqiang、區志堅 Qu Zhijian 主編：《北學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Beixue nanyi: gang tai wenshizhe suyuan*（臺北[Taipei]：秀威資訊[Xiuwei zixun]，2015年）。

²⁸ 參考梁秉鈞 Liang Bingjun：〈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Xianggang de gushi: weishenme zheme nanshuo”、〈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Dushi wenhua, xianggang wenxue, wenhua pinglun”，收於梁秉鈞 Liang Bingjun：《香港文化》*Xianggang wenhua*（香港[Hong Kong]：香港藝術中心[Xianggang yishu zhongxin]，1995年）。

²⁹ 梁秉鈞 Liang Bingjun：《香港文化》*Xianggang wenhua*，頁4。

³⁰ 參考許子東 Xu Zidong：〈論失城文學〉“Lun shicheng wenxue”，收於許子東 Xu Zidong：《香港短篇小說初探》*Xianggang duanpian xiaoshuo chutan*（香港[Hong Kong]：天地圖書[Tiandi tushu]，2005年），頁3-18。

城〉為代表，亦包括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許榮輝〈心情〉、馬國明〈荃灣的童年〉、辛其氏《紅格子酒舖》、也斯《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等等作品。

1995年，《今天》雜誌邀請梁秉鈞主編「香港文化專輯」，梁秉鈞在該專輯的〈引言〉解釋編輯理念，亦表達了一種焦慮，他透過編選作品，包括李歐梵談論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劉以鬯從王韜談論香港文學的起源、周蕾談論「既不是尋根也不是混雜」的「後殖民自創」等，抗衡香港回歸前的文化焦慮。十二年後，2007年的《今天》夏季號，再有葉輝主編「香港十年」專號，因應香港回歸中國十年，葉輝在〈前言〉提出「回顧香港人這十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³¹也透過編入游靜的小說〈半透明人〉，謝曉虹的小說〈人魚〉，以及朗天的電影評論、周思中的社運評論，思考回歸十年的身份迷思。

梁秉鈞與葉輝都是資深的香港作家，並曾在報館、雜誌社工作，又曾創辦文學雜誌，具創作及編輯視野。梁秉鈞自一九六〇年代末、葉輝自一九七〇年代初起投入香港文學的創作與文學空間建構，分別參與編輯、創辦不同的文化刊物，梁秉鈞曾主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擔任過《文林》的編輯，又參與創辦《四季》、《大拇指》等文藝刊物，葉輝參與《羅盤詩刊》、《大拇指》、《秋螢》等文學雜誌的編輯，2000年再與崑南等作家創辦《詩潮月刊》，主編《明報》的「詩之頁」；二人對香港文學的投入，跨越不同年代，成為其文學生命之一部份。

從1995至200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後，就同一的「回歸」課題，梁秉鈞與葉輝透過1995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和2007年的《今天·香港十年》，對「回歸」作出同樣糾結難解的反思，將兩者共同並置之時代思考，不只是同一期刊的兩個專輯，更是一種關乎接近整整兩三代香港作家的文化反思，值得更深入探詢。本論文以1995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和2007年的《今天·香港十年》為分析對象，討論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及之後，「本土」議題在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及電影評論中的變化，以及兩個專輯中的作品，對香港回歸中國作出怎樣的呈現和論述。

³¹ 葉輝 Ye Hui：〈「香港十年專號」前言〉“‘Xianggang shinian zhuanhao’qianyan”，《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年），頁1。

二、消失的焦慮

《今天》被稱為「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一家民間文學刊物」³²，1978年12月23日以油印形式創刊，曾在北京西單民主牆、中南海、天安門廣場，文化部、人民文學出版社、《詩刊》、《人民文學》及大學區等處張貼，內容包括詩歌、小說、評論及翻譯，1980年被命令停刊，³³1990年在海外復刊，曾在挪威、香港、臺灣等地印行，出版至今，編輯人員包括北島、歐陽江河、李陀、查建英、黃子平、阿城、李歐梵、劉再復、劉小楓等等。

《今天》的內容本以文學創作為主，在1991年美國芝加哥及愛荷華的編委會議上，該刊編委提出擴充內容，曾任《今天》雜誌社長的萬之說：「正是在愛荷華這個非全體編委會議上，做出了擴大《今天》視野的決定，要把《今天》的內容從純文學擴大到更廣義的文化，把電影、美術、戲劇等都包括進來，而且提出了每期都爭取編一個專輯的設想。」³⁴由此，九〇年代以後出版的《今天》辦了多種專輯，包括搖滾音樂、新紀錄片運動、後殖民理論、新媒體研究等，其中，1995年、2007年、2012年分別出版了梁秉鈞主編的「香港文化專輯」、葉輝主編的「香港十年專號」、黃愛玲主編的「回歸十五年：香港電影專輯」三個以香港為主題的專號。

梁秉鈞在1995年出版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引言〉中提到，他對專輯的設計，在於多元的展示，「不在孤立地講香港文化」，³⁵而除了在技術層面展示多元聲音，他在〈引言〉還流露出一種「理解的焦慮」和「時間的焦慮」：

外間對香港文學的不了解，有很大的成份是由於對香港文化的
不了解而來。文學是從這個雅俗夾雜、商政交纏的文化空間裏產生
出來的，有它的好處與缺點，但也需要不同的模式去理解。若果
只是孤立地羅列一些作品，恐怕也會像過去台灣或大陸上的做

³² 唐曉渡 Tang Xiaodu：〈芒克訪談錄〉“Mang Ke fangtan lu”，收於劉禾 Liu He 編：《持燈的使者》*Chideng de shizhe*（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Niujin daxue chubanshe]，2001年），頁337。

³³ 佚名 Anonymous：〈今天編輯部活動大事記〉“Jintian bianjibu huodong dashiji”，收於劉禾 Liu He 編：《持燈的使者》*Chideng de shizhe*，頁435-437。

³⁴ 萬之 Wan Zhi：〈聚散離合，都已成流水落花——追記《今天》海外復刊初期的幾次編委會議〉“Jusan lihe, dou yi cheng liushui luohua: zhuiji Jintian haiwai fukan chuqi de jici bianwei huiyi”，《今天》*Jintian* 春季號（2013年），頁10。

³⁵ 梁秉鈞 Liang Bingjun：〈引言〉“Yinyan”，《今天》*Jintian* 春季號（1995年），頁71。

法，抽選一些接近自己想法的作為「代表」，遺漏了的正是香港文化的特色。目前更急需的，是對彼此的「不同」的理解與反省，以及尋找多元的、有助於這些理解的模式。³⁶

他提到外間對香港文學的誤解源於不了解香港文化，因而「急需」尋找多元的理解模式。梁秉鈞的焦慮，部份在於過去的香港文學引介者，編選作品時「抽選一些接近自己想法的作為『代表』，遺漏了的正是香港文化的特色」，因而無助於對香港文學的了解，³⁷此外，梁秉鈞所說的「急需」也帶著一點時間的焦慮，他沒有明言，實際上是與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時限有關。他的焦慮並不源於個人的受創或壓抑，而是有感於集體現象：對香港文化的不了解導致香港文學被曲解，香港回歸中國的時間迫近，讓他對香港文學被曲解有更迫切的焦慮感，這焦慮不是個別人的焦慮，而應屬於集體的文化焦慮。

在編輯角色的技術操作上，梁秉鈞固然十分努力呈現多元的聲音，他所編成的「香港文化專輯」有李歐梵談論香港文化的邊緣性，也有劉以鬯從王韜談論香港文學的起源、游靜從電影《東方不敗》和《金枝玉葉》談性別政治、潘少梅談後殖時期香港的女性寫作、丘靜美論香港電影對中國形象的呈現、周蕾談論「既不是尋根也不是混雜」的「後殖民自創」、洛楓從懷舊電影論歷史、羅貴祥論吳煦斌、何漪漣論毛翔青，還有馬國明的散文、高志強等人的攝影在創作上作為一種香港文化的呈現，各方論述點和呈現方式已見盡量廣泛；而在編輯技術操作（呈現多元）以外，梁秉鈞還嘗試透過編選作品，抗衡香港回歸前的文化焦慮。具體而言，例如透過引介劉以鬯〈香港文學的起點〉及何漪漣〈毛翔青：邊緣上的作家〉二文，梁秉鈞提出兩篇文章背後的文化意義，在於一種文化比對，「挑戰了一元獨尊二元對立的想法」，他說：

劉以鬯先生提出一八七四年王韜與友人合辦《循環日報》作為香港文學的起點，是一極有見地的看法，本身代表了一種歷史觀。如果我們強調提一九四九年後的變化、六〇年代末以來對文化身份的追尋，強調的是與中國大陸文學不同的變化；如果強調上一

³⁶ 梁秉鈞 Liang Bingjun：〈引言〉“Yinyan”，頁 72。

³⁷ 了解梁秉鈞先生的讀者，會大概知道，他在〈引言〉提到「像過去台灣或大陸上的做法」所針對的，大概是指1992年8月臺灣《聯合文學》第94期的「香港文學專號」，以及中國大陸的《台港文學選刊》等刊物。

世紀的歷史，強調的則是與中國大陸文學的相同了。王韜的問題可以帶來兩方面的思考。

與王韜相反的是通常大家並不視為香港作家的毛翔青：小時已經離開香港，在英國長大及成名，近年多次回港及在英文報上寫過專欄，儘管跟香港關係好似藕斷絲連，一般還是視他為「外人」，中英文化之間的邊緣人。

我們心目中的王韜好似代表了傳統，跟毛翔青之類的形象是背道而馳的。但即使我們仔細看王韜這個人，我們會發覺，即使我們視他為源頭，這源頭也已經是「不純粹」的了：王韜並不像傳統的文人，他辦報，是政論家，又寫粵謳，還當翻譯。這「中心」的人物似乎向「邊緣」的角度認同：他採取與傳統文化不同的態度、他對民間文化感興趣、他向中國傳播西學，又向西方推介中國古典。邊緣性顯示了邊界觀念的模糊、比較靈活地引入其他思想作為比較，也自然挑戰了一元獨尊二元對立的想法。³⁸

梁秉鈞對王韜作為「不純粹」的香港文學源頭，是因應於何漪漣論毛翔青的觀點而來，「中心」的人物似乎向「邊緣」的角度認同，這樣的說法已超出了劉以鬯〈香港文學的起點〉一文本身的論述範圍（很可惜梁秉鈞沒有進行王韜的研究）：「從歷史的中心移來的王韜到當代的邊緣的毛翔青，在在提醒了我們過去對香港文學史觀、史識、定義與分類的狹隘，主要是一種單元的主導的文化史觀無法理解邊緣文化、容易『概觀』就定論了」；³⁹他所針對的，主要是中國大陸自八〇年代中至九〇年代中所出版的《香港文學史》、《香港文學概觀》等著作背後的「文化史觀」。這角度下的文化焦慮源自〈引言〉開首所提到的「外間」的誤解，但也另有內在層面的焦慮。

〈引言〉再提到普及文化的問題，梁秉鈞其實也藉他所編選的董啟章〈問世間情是何物：香港愛情書寫生產〉、丘世文〈從商業廣告發展看香港社會文化〉等文，回應九〇年代的文化現象：

這專輯在這方面的文字，原則上嘗試避免常見的兩種做法：

（一）勢利地以為香港文化即等於普及文化，以票房及銷路等作

³⁸ 梁秉鈞 Liang Bingjun：〈引言〉“Yinyan”，頁72。

³⁹ 同上註。

為依歸，以為從中可以見出「大眾」的想法；(二) 概略地把普及文化視為「文化工業」，不加分辨一概加以批判。

董文帶出了香港流行文化的吊詭性：一位特別注重修辭的現代詩人也可以轉眼變成宣稱嚴肅文學是垃圾的出版人，這態度並非來自對雅俗之分的自覺越界，而是在兩個不同位置抱持同樣固定的對文字的「唯美觀念」，這正是提醒了我們雅俗二分的固定觀念猶未得到更多反省，反而在許多不同場合方便地連起了暴力的反智態度與既得的利益立場。⁴⁰

梁秉鈞所針對或回應的，一方面是八、九〇年代的普及文化評論，另一方面是 1994 年間的文化現象，文中所指的「一位特別注重修辭的現代詩人也可以轉眼變成宣稱嚴肅文學是垃圾的出版人」，是指鍾偉民在 1993 年至 94 年出版的《愛+情故事》、《床：日落時期勃起的愛情故事》等刊物引發的有關「流行文學」與「嚴肅文學」互相批評的論戰，以及鍾偉民對董啟章的醜化批評以至人身攻擊，連結到「雅俗二分的固定觀念」所衍生的問題以至反智的文化暴力。⁴¹

由此可見，梁秉鈞嘗試透過編選作品，所抗衡的文化焦慮有部份是來自香港內部。大概可以說，從梁秉鈞在《今天》「香港文化專輯」的編輯，不單是個別作品的多元聲音呈現，更可透視出九七回歸前基於內外因素的文化焦慮，梁秉鈞嘗試透過編選而逐一回應。整個專輯的圖像可以是兩面的，一面是作品本身的聲音，另一面是編者角度所對應的焦慮，共同構建九七回歸前的香港文化反思，後者的聲音和角度，既是個人文化視角下的聲音，也是一種時代視角聲音。

⁴⁰ 梁秉鈞 Liang Bingjun：〈引言〉“Yinyan”，頁 73。

⁴¹ 相關論戰從鍾偉民 Zhong Weimin 主編：《愛+情故事》*Ai + qing gushi*（香港[Hong Kong]：無印良本[Wuyin liangben]，1993 年）、《床：日落時期勃起的愛情故事》*Chuang: riluo shiqi boqi de aiqing gushi*（香港[Hong Kong]：人間世製作[Renjianshi zhizuo]，1994 年）等刊物引發，亦見於 1994 年間的《香港經濟日報》「文化前線」、《信報》「文化」等報紙文化副刊，參與論戰的作者包括鍾偉民、湯嵐（湯禎兆）、董啟章等。董啟章 Dong Qizhang：〈問世間情是何物：香港愛情書寫生產〉“Wen shijian qing shi hewu: xianggang aiqing shuxie shengchan”，《今天》*Jintian* 春季號（1995 年）一文回應，指出鍾偉民的「反智、反理性、反學院，甚至是反文學」、「以攻擊文學來達到逢迎大眾的目標」，頁 103-104。

「香港文化專輯」多篇散文以及視藝作品，高志強與王禾璧的攝影，馬國明和鄧達智的散文、何慶基繪畫的〈坊間故事〉，都關乎懷舊、記憶、幻想等內容，高志強在一系列黑白攝影作品〈深水埗〉的文字說明中，使用了「鄉愁」一詞，呼應他攝影中的地方人情與暗示的歲月痕跡，更強化這輯攝影作品的抒情效果。王禾璧黑白攝影作品〈老殖民地建築〉、馬國明的散文〈荃灣的童年〉和鄧達智的散文〈祠堂燈籠幽幽掛〉都分別從都市和新界鄉村的角，紀念種種消逝的事物，梁秉鈞在〈引言〉引介時，也特別提到這些作品的懷舊抒情特質：「鄧達智筆下正在逐漸逝去的圍村祖屋的世界」、「王禾璧記錄了香港老殖民地姹紫嫣紅開遍的豪門大宅，如何都付作斷瓦殘垣」，⁴²一幅又一幅消逝的圖景，帶著幽幽的追憶與抒情，在回歸前夕的九〇年代中期，不約而同地描繪香港文化消失的焦慮。

三、對「消失」的抗衡

面對時代的轉折、政權的移交，百年殖民統治結束的歷史時刻，「香港文化專輯」中的文學及視藝作品創作者沒有以昂揚的語調迎接新政府，卻共同地帶著懷舊抒情的筆觸描繪昔日或當下所見的舊事物，以歷史回顧為視野主體，但沒有蓋棺論定式帶出主題先行的總結。馬國明的散文〈荃灣的童年〉以平白、淡澹的文筆把個人成長、家族變化與社區經濟的變遷結合來寫，多次寫及荃灣這地區昔日多家工廠，包括香粉廠、中國染廠、華南鐵工廠、搪瓷廠等早已關閉的舊式工業，作者強調筆下記述是一段被遺忘的、在官方記錄以外的歷史：「可以肯定的是香粉廠的面貌，博物館裡找不到，眾多的歷史圖片找不到，它是埋在垃圾堆的香港史前史。」⁴³作者強調這是博物館裡找不到的，標示出他不同於宏大歷史敘述的態度。

〈荃灣的童年〉是一篇分為十一章的長篇散文，從回望個人成長與地區歷史之間，馬國明在第五章談到當時尚未成為事實的九七回歸時，從「烏托邦」角度質疑九七回歸背後的歷史觀：

烏托邦是失去的樂園，還是美麗的新世界？同樣的問題也適用於香港，言論自由、人身自由以至被人掛在口邊的安定繁榮都可能

⁴² 梁秉鈞 Liang Bingjun：〈引言〉“Yinyan”，頁74。

⁴³ 馬國明 Ma Guoming：〈荃灣的童年〉“Quanwan de tongnian”，《今天》Jintian 春季號（1995年），頁215。

一夜之間失去，就如大西洋中間的大片陸地突然沉沒一樣。回歸母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美麗新世界又不停地揮手；只是從未沒有見到美麗新世界，就如從來沒有人見到神一樣。

烏托邦不是懷舊，因為根本不能肯定是舊有。烏托邦也不是耐心等待，因為時光消逝後不一定帶來進步的未來。⁴⁴

馬國明既質疑官方敘述中回歸即表示邁向光明和進步的歷史觀，同樣也質疑殖民地歷史觀對過去的詮釋：「我們的回憶已愈來愈單調了，香港的過去，如果不是不光榮的殖民地歷史，就是富豪白手興家的發跡史」，⁴⁵〈荃灣的童年〉在談論個人童年的表象以外，更重要是提出一種香港庶民或稱為「人民」的角度，指出宏大歷史敘述的遮蔽性。

〈荃灣的童年〉以散文表述，但馬國明本身專長不是文藝，而是社會學和文化研究，他是香港有名的班雅明研究者，著有稱為「第一本討論班雅明的中文書」《班雅明》，⁴⁶〈荃灣的童年〉對歷史進步論的質疑，可在《班雅明》一書找到源頭，例如他討論班雅明的最後著作〈歷史哲學命題〉時，分析班雅明建基於二戰時代現實政治的不滿而提出對歷史進步論的批評之後，也提出自己的觀點：「進步論是一種高度簡單化的歷史觀，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證明是錯誤的觀點。」⁴⁷事實上〈荃灣的童年〉一文在主要的回憶敘述當中，不時加入具社會學論述角度的、對當時香港官方九七論調的諷刺批評：「如果世界已不再有一套超越矛盾的辯證法，香港會否從此深陷矛盾的深淵？一國無法兩制；聽命中央又豈能自治？或許世上仍有辯證法，只是無人知道那裡可以找到。」⁴⁸

許子東編選《香港短篇小說選 1994-1995》時，收錄了馬國明的〈荃灣的童年〉，視作一篇散文體小說，許子東在序文中把〈荃灣的童年〉歸入「此地

⁴⁴ 馬國明 Ma Guoming：〈荃灣的童年〉“Quanwan de tongnian”，頁 218-219。

⁴⁵ 同上註，頁 219。

⁴⁶ 馬國明 Ma Guoming：《班雅明》*Banyaming*（臺北[Taipei]：東大圖書[Dongda tushu]，1998 年），頁 9。馬國明所著之《班雅明》，列入葉維廉、廖炳惠主編之「西洋文學、文化意識叢書」。馬國明 1979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1995 年獲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學位，除《班雅明》外，另著有《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Cong ziyou zhuyi dao shehui zhuyi*（香港[Hong Kong]：青文書屋[Qingwen shuwu]，1990 年）、《路邊政治經濟學》*Lubian zhengzhi jingjixue*（香港[Hong Kong]：曙光圖書[Shuguang tushu]，1998 年）等。

⁴⁷ 馬國明 Ma Guoming：《班雅明》*Banyaming*，頁 57。

⁴⁸ 馬國明 Ma Guoming：〈荃灣的童年〉“Quanwan de tongnian”，頁 220。

他鄉」類別：「散文體的感性寫實如馬國明的〈荃灣的童年〉。」⁴⁹從馬國明〈荃灣的童年〉一文的寫作立意看，應不屬於小說，他對當下荃灣提出「我在何方」的陌生感，如前文所述，出於真實生活觀察及建基於社會學的文化意識。〈荃灣的童年〉可說是一種文藝形式下的社會論述，在不同的童年回憶之間，穿插作者對香港工業經濟、社區歷史和九七回歸歷史觀的看法，當中有對於「未來」的焦慮：「香港或許享有言論自由，但卻肯定是未經實踐的言論自由。媒界和殖民統治間從來沒有嚴重的抗爭，大家因而對未來的對手感到恐懼和困惑。」⁵⁰也有更深沉的關乎個人如何在時代變遷中安身立命的思考：

在工廠南移又北移的日子裡，一代人誕生、成長、受教育，現在正嘗試弄清楚自己的需要是否就只是安定繁榮。

當然香港的地位也早已塵埃落定了，但如果你不認為香港的歷史就只是由漁港變商港，由殖民地回歸祖國懷抱的單向發展，你仍不禁要問：「我在何方？」當身邊周圍熟悉的景物都改變了，你不得不問：「我在何方？」⁵¹

在時代大潮造成的種種消失當中，認清宏大歷史論述為虛幻的關鍵，在於對個人生命存在的問詢；如果宏大歷史敘述引致阿巴斯所說的「消失」，馬國明透過民間角度、邊陲社區幽暗歷史角度所敘述的，可說是一種對「消失」的抗衡。馬國明的散文〈荃灣的童年〉既是個人角度的成長史，同時也連結著官方記錄以外的地區史，文中孜孜憶述的荃灣，位處九龍半島西北、地鐵荃灣支線的終站，實在也是香港城市主流視野以外的地區，從一個鄉郊村落及輕工業區，六〇年代逐漸發展成「衛星城市」，始終位於城市中心的邊陲外圍；馬國明結合社區歷史的〈荃灣的童年〉，配合也認清荃灣既有的邊陲特質，由此而提出一種針對回歸論述的邊陲視角，當中有社會學的批判思維，也表達了一種對地方的情感。

⁴⁹ 許子東 Xu Zidong：〈序〉“Xu”，收於許子東 Xu Zidong 編：《香港短篇小說選 1994-1995》*Xianggang duanpian xiaoshuoxuan 1994-1995*（香港[Hong Ko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2000年），頁5。

⁵⁰ 馬國明 Ma Guoming：〈荃灣的童年〉“Quanwan de tongnian”，頁226。

⁵¹ 同上註，頁224。

四、《今天·香港十年》的「極大的焦慮」

2007年出版的《今天·香港十年》由葉輝主編，「香港十年」是指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至2007年的十年間，葉輝在〈「香港十年專號」前言〉提出，專輯名為「香港十年專號」而不是「香港回歸十年專號」的原因：

「香港十年專號」沒有「回歸」兩字，當然並不是要回避什麼，倒是突顯了要選擇什麼——香港報刊邇來有不計其數的「回歸」專題、專輯、專刊，也有不計其數的商業廣告以「回歸」的名義運作——這個專號之所以選擇了一個不那麼膨脹、不那麼喧囂的名稱，是基於一個想法：與其辦一個徒具「回顧」之名，未必有「回歸」之實的「回歸專號」，倒不如老實一點，將焦點放在「香港十年」，回顧香港這十年來有什麼變化，也回顧香港人這十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⁵²

葉輝在〈前言〉不提「回歸」兩字，一方面以有別於一般報刊慣常處理，更凸顯該專輯不從對「回歸」的主流方式處理，即對「回歸」的歌頌和紀念，葉輝不刻意排除，但把焦點放在一種較平實的視點：「回顧香港這十年來有什麼變化，也回顧香港人這十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他強調比較客觀的「回顧」字眼，凸顯該專輯不以歌頌和紀念為前設目標。

葉輝在〈前言〉自覺到與十二年前梁秉鈞主編的「香港文化專輯」作比較、對應：

我對照了兩期的作者名單，只有梁秉鈞、李歐梵、羅貴祥、游靜、洛楓五位是重疊的，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兩者的關係——十二年來兩個回合的香港論述，在命題上、作者人選上、文化關懷的取向上有同有異，既有重疊之處，也有不同的對焦，說來就恍如一次有意義的對話，唯其如此，方有可能在對話中見出香港文化歷時的多元化和混雜性。⁵³

在命題、作者人選和文化關懷的對照以外，細讀「香港十年專號」的前言及專輯中的作品，還可見焦慮的對應。葉輝〈前言〉提出香港人的忙，影

⁵² 葉輝 Ye Hui：〈「香港十年專號」前言〉“‘Xianggang shinian zhuanhao’ qianyan”，頁1。

⁵³ 同上註。

響文化生產，他比較出回歸前後，是兩種不同的忙，之前是生活上、工作上，追求向上流動的忙，回歸後的忙，卻是這樣：

這幾年的「忙」卻不是從前那回事。這「忙」，是一種表面上看似歷史塵埃落定、實則上某些既有秩序失卻依憑、新秩序又無所建立、唯有不斷談判、調整、適應、懷疑、沮喪、壓抑、反抗……不知為何而忙的那種「忙」。⁵⁴

而這種忙的具體事例，也許特別體現在教育工作者的處境，從幼兒教育、小學、中學以至大學，莫不受困擾於頻繁的「改革」和瑣碎細分的行政，葉輝在文中也提出：「就以教育工作者為例吧，他們無論在大學或中學教書，都要面對從『教育改革』衍生出來的各種滾存的壓力，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忙」，⁵⁵再提出其他行業者的處境亦是忙：「這『忙』，在我看來，隱隱然就是香港近年人文生態的一大禍根」；⁵⁶具體的現實包括金融風暴、管治危機、香港優勢之邊緣化、倒退、衝突，由製造業、飲食業、零售業、旅遊業、電影業的轉型、「產業的單向化、傾斜化和粗糙化」，⁵⁷最後歸結為一種「極大的焦慮」：

當中衍生了極大的焦慮，那是一種沒法尋回昔日的自我、也沒法尋回自我的價值標準、茫然不知所措的焦慮，香港人原來已經在如此的焦慮處境中「忙」了若干年，這「忙」，似乎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劣質化，百業無所適從，人文生態更面臨空前的大危機。⁵⁸

葉輝作為資深傳媒人，他在〈「香港十年專號」前言〉提出的，實有如盛世危言般，精闢的現實觀察，多次提出「忙」、「焦慮」的形容，描述香港回歸中國十年間，香港從經濟、政治以至人文生態上的危機：香港昔日文化自我的失落、焦慮不安導致人文生態劣質化。如果比較梁秉鈞在《今天》「香港文化專輯」的〈前言〉，葉輝在「香港十年專號」中不再著眼於向外解釋香港文化被誤解的特質，也不再解釋什麼是香港，他提出的焦慮更針對香港本身的內部問題。

⁵⁴ 葉輝 Ye Hui：〈「香港十年專號」前言〉“‘Xianggang shinian zhuanhao’ qianyan”，頁2。

⁵⁵ 同上註。

⁵⁶ 同上註，頁3。

⁵⁷ 同上註。

⁵⁸ 同上註。

五、「逆天」的焦慮

觀乎《今天·香港十年》中的作品，焦慮的文學呈現，首先可見諸游靜的小說〈半透明人〉，故事從精神科病人回望回歸十年經歷開始，精神科醫生一邊聽一邊感到不解，精神科醫生透過診斷至自我反省，思考、分析城市的類似精神分裂的不明徵狀，父性形象的衰敗亦作為一種隱喻或徵兆，最後由精神科醫生作出自我消解式的結論：「香港的腐朽不著痕跡，裡面已崩潰敗壞，外表卻不知幾好。」⁵⁹游靜的〈半透明人〉除了內容提及小說主人公回顧香港回歸中國十年，亦頗能與葉輝的〈前言〉互相闡發，游靜以「半透明」及病者的不明徵狀，正作為「香港十年」的意象，「半透明」喻指著回歸後的身份，而病者的不明徵狀，首先呈現為病者本身的問題，但到小說中段以後，也對應著醫生作為診斷者本身的問題，使〈半透明人〉這小說所描述的「香港十年」焦慮，顯得更複雜而多面。

謝曉虹的小說〈人魚〉，以近乎寓言和超現實的筆法，探討變異的現象與身份危機，以及有關自我和內在的質疑、焦慮，都源自外在現實世界的異化。具體故事從敘述者「我」及其妹妹、父親作為主體，講述一群巨魚游進海港，城市流傳著該群巨魚最終會變成人魚，長出雙腳走上陸地，事件引發城市的躁動。除了超現實的情節，小說亦透過父親的講述，提及具有真實指向的現實事件：小說中的漁民，由於城市擴張、填海等活動，威脅漁民的生存空間，使其傳統消滅，漁業式微，由此而使這小說多了一重現實對應。

面對巨魚群闖進海港以及由此引發的人魚成人的傳說，敘述者的妹妹首先作出質疑，提出「不要隨便相信這些說法」⁶⁰，作為一種覺醒和反抗的聲音，小說之後也提及妹妹自己的身體成長，同樣作為一種變化，但不同於「人魚成人」，在於正常自然成長與不正常異化的分別；由此，小說也思考變異的本質，有多少是自然和主體自願，又有多少是主體不自主、不自覺中發生，正如漁民所代表的城市固有的某部份傳統，因城市擴張而趨向式微以至消失。

游靜的〈半透明人〉與謝曉虹的〈人魚〉，都提出一種變遷、過渡中的狀況，以此作為香港回歸中國十年的表徵，也寫出了一種後殖民處境問題，

⁵⁹ 游靜 You Jing:〈半透明人〉“Bantouming ren”，《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年），頁139。

⁶⁰ 謝曉虹 Xie Xiaohong:〈人魚〉“Renyu”，《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年），頁140。

如阿巴斯評論梁秉鈞的詩作〈花布街〉時提出：「後殖民並不意味可以把殖民主義的遺產好像更換時裝般輕易穿上又脫下。」⁶¹〈半透明人〉與〈人魚〉都涉及身份改換的處境，兩篇小說的文學價值，正在於正視香港回歸中國十年的後殖民處境，沒有把「回歸」簡化為如同變面或更衣的過程。

《今天·香港十年》所收錄的電影評論，亦有針對九七回歸的身份改換，朗天〈奪面·換位·安蒂岡妮：一種對香港主權移交的神話評論〉一文有精闢說法，該文透過評述和比較吳宇森電影《奪面雙雄》與劉偉強、麥兆輝導演的《無間道》兩部電影，析述香港回歸十年當中有如變面和移位的文化處境，正有效地指出九七回歸的政治詭譎，並不如官方敘述或傳媒的角度般簡單。朗天再用中國神話小說《封神演義》中的申公豹這一角色，提出九七後香港身份迷思，不只是逆轉、轉移、變面，更是自主的失效，香港在九七後，接受連串新的命名，當中的關鍵在於權力轉移，朗天的結論是：「在神話評論的角度，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人面對的弔詭正好是：迎接新身份看似順天，但到頭來竟也是逆天。」⁶²「逆天」就是自主的失效，消解了九七回歸本身應具有的解殖和文化建設，導致葉輝在〈前言〉所說的極大焦慮：香港昔日文化自我的失落、人文生態的劣質化。

六、「解殖」的弔詭性

《今天·香港十年》所回顧的 1997 至 2007 年，除了 1997 年 7 月的回歸事件，還包括 2003 年的「七一大遊行」、2005 年的「反世貿運動」、2006 年的「保衛天星碼頭」和 2007 年的「保衛皇后碼頭」等社會運動，葉輝所編的「香港十年專號」邀請周思中和黃守仁（即獨立音樂人黃衍仁）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作出論評，鄧小樺訪談葉蔭聰，他們都是「保衛天星碼頭」和「保衛皇后碼頭」的參與者，加上內頁 16 幀以及該期《今天》封面總共 17 幀有關「保衛天星碼頭」和「保衛皇后碼頭」的彩色照片，使兩次運動的議題成為「香港十年專號」的社會參照事件，與專輯中的文學創作、電影評論以及葉輝在〈前言〉提出的種種焦慮，有著微妙的對應。

⁶¹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p.135。

⁶² 朗天 Lang Tian: 〈奪面·換位·安蒂岡妮：一種對香港主權移交的神話評論〉“Duomian, huanwei, Andigangni: yizhong dui xianggang zhuquan yijiao de shenhua pinglun”，頁 166。

周思中〈在解殖的街頭〉提出「保衛天星碼頭」和「保衛皇后碼頭」對「殖民性」的反省，在於中環價值至上、社區之商場化的惡果在回歸後更愈益加劇，示威者提出的「保衛天星」和「保衛皇后」不在於保留天星、皇后本身的殖民符號，卻在於抗拒殖民性造成之無根。在 2006 年 12 月，一群青年闖入開始拆卸的天星碼頭工地，佔據推土機，阻止工地施工，與警察對峙多天。周思中在文中描述示威者佔據推土機的經過及之後的社會反應，並將佔據推土機與「解殖」的理念連繫而論：

推土機代表的是一種不惜一切的發展觀，不顧歷史不顧文化不顧社區關係地為了多建一兩幢比天高的商場。這是我城之所以能夠由上世紀一直經濟沖天飛到今天的法寶，這件法寶的雙生兒，就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的一種殖民性。⁶³

從登上推土機的一刻開始，保衛碼頭的運動者便從一種不一樣的介入點靠近解殖的彼岸。⁶⁴

周思中自覺到佔據推土機這行動之革命性，某程度上在於「解殖」的弔詭性：示威者所保衛的天星碼頭以及尤其是其後的皇后碼頭，在歷史的表面而言，是一種殖民符號象徵，⁶⁵卻在「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中成了一種民間自發自主「解殖」的象徵，他們提出的「保衛皇后」口號當然不在於保衛殖民符號，但也不在於附和九七後由新的特區政府及主流政治主導的去殖行為（例如拆去政府建築物上以至郵筒上的英國皇室徽號等），而是周思中所說的：「由此思考和實踐擺脫回歸後還殘留或強化了的枷鎖，真正感受作為香港這地方的歷史主體。將『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動的客體，正式宣佈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體。」⁶⁶周思中（以及其他「保衛天星碼頭」和「保衛皇后碼頭」的參與者）提出的「本土」自主性，可與 1995 年「香港文化專輯」中周蕾的文章〈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中所提出的本土自主的歷史觀和文化自創相對照。

⁶³ 周思中 Zhou Sizhong：〈在解殖的街頭〉“Zai jie zhi de jietou”，《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 年），頁 92。

⁶⁴ 同上註，頁 98。

⁶⁵ 在香港殖民地時代，從英國到香港上任的總督例必從皇后碼頭上岸，參加在碼頭後面的愛丁堡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1975 年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首次訪問香港，下飛機後亦隨即乘船到皇后碼頭上岸出席歡迎儀式。

⁶⁶ 周思中 Zhou Sizhong：〈在解殖的街頭〉“Zai jie zhi de jietou”，頁 99。

事實上，2006年至2007年中的「保衛天星碼頭」和「保衛皇后碼頭」的佔據行動，不自覺地成為日後香港其他佔領運動的濫觴。周思中〈在解殖的街頭〉一文其實也不自覺地描述著一場自發的佔領運動，而當中的「靈感」其實來自2005年的韓農來港參加「反世貿運動」，對香港示威者在抗爭模式上的啟發。在2007年1月至7月的「保衛皇后碼頭」事件中，示威者在「佔領碼頭」以外，組織更多文化活動，包括追溯城市發展歷史、有關城市保育的導賞、六七〇年代學運和社運回顧等，對內扣結其他社會運動者及文藝界，對外有聲援臺灣「樂生院事件」的連串詩歌會、音樂會和圖片展覽。⁶⁷周思中〈在解殖的街頭〉一文對以上活動也一一回顧，全文結束於對本土自主的呼求，在一系列「今天香港十年」文章充滿弔詭、焦慮、迷思和鬱悶的氣氛中，可說是顯得罕有的聲音。

七、結論

梁秉鈞主編的「香港文化專輯」比葉輝主編的「香港十年專號」更意識到該專輯是《今天》雜誌中的一個專號，在香港回歸中國前的1995年，因應《今天》作為中國民間在海外發行的文學刊物身份，梁秉鈞主編的「香港文化專輯」有一種向外喊話，爭取了解和認同的意識。2007年葉輝主編的「香港十年專號」則希望面對複雜弔詭的回歸處境，想弄清自我情景的真狀，不求外界的了解接納，而求內在之安頓、治療。

1995年的「香港文化專輯」提出一種文化焦慮，針對的是外間對香港文化的誤解、香港文化內部的混亂，以及城市文化傳統的流逝，梁秉鈞透過〈前言〉也透過他的編選角度，嘗試解釋、呈現那一直不被了解的香港特質，並由此特質之被確立、承認、堅守，而達致處理、回應外在那即將到臨的「香港回歸中國」事件帶來的衝擊。葉輝在「香港十年專號」中不再著眼於向外解釋香港文化被誤解的特質，他以及眾作者所面對的十年焦慮，似乎是更嚴峻的危機。除了種種現實政治和經濟困境，也在於香港回歸中國十年的後殖民處境，「回歸」本身無法簡化為如同變面或更衣的過程。無論如何，1995年的「香港文化專輯」談論身份的尋根、邊緣或混雜

⁶⁷ 相關活動的記錄亦見於《今天》「香港十年專號」的16幀由周思中、葉蔭聰、徐岱靈、黃靜、柏齊、朱凱迪等人拍攝的圖片，見《今天》夏季號（2007年），頁92-93之間無頁碼的圖片插頁。

以及創造上的可能，不是拒絕回歸，而是拒絕簡化的「變臉」式結論，這一點可說是與 2007 年「香港十年專號」在編輯上的唯一共通。

兩個專輯中的文學作品，鄧達智的散文〈祠堂燈籠幽幽掛〉以懷舊抒情抗衡消失，馬國明的散文〈荃灣的童年〉以個人成長結合社區歷史——一種具社會批判角度的地誌書寫，同樣抗衡文化自我的消失；文章的重點不在於直接寫及「回歸」事件，卻對應著「回歸」想像，指向在地情懷本身的質樸多向，也喻示宏大論述企圖簡化「地方」的虛妄。

游靜的〈半透明人〉與謝曉虹的〈人魚〉，前者是心理虛幻與清醒的交界出入，後者是身體半人半魚的並置，同樣以「半」的意象，正視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變遷、過渡中的後殖民處境，亦透現香港根深柢固的殖民性與民間自發創建的本土性之本質，作品之創作發表本身作為一種其本質存在不容抹殺的喊話，更與朗天〈奪面·換位·安蒂岡妮〉一文中有關「逆天」的論點有著微妙呼應。

朗天〈奪面·換位·安蒂岡妮〉一文所論述的「新身份」，即回歸後的香港身份，以近乎矛盾和悖論的語言提出「迎接新身份看似順天，但到頭來竟也是逆天」，⁶⁸該論點的微妙之處，在於回歸後的香港，既無法不效忠中央政府，亦感到香港本土特質消亡的危機；既連繫既有的民族回歸情結和理想，亦困於現實之變化、內在認同和本土位置、文化的消解。種種焦慮當中，未嘗沒有抵抗，卻由此抵抗更確知當中的弔詭：周思中〈在解殖的街頭〉一文所提出的民間自發解殖，比官方強行在政治上去殖的表面手段更為自主和內在，但也正如周思中看穿「推土機代表的是一種不惜一切的發展觀」，⁶⁹該種民間自發的解殖，面對推土機所象徵的「後回歸」政治，無論在 2007 年即香港回歸中國十年之時或往後年代，都顯得困難、無力而且弔詭。

【責任編輯：林雅雯、陳可馨】

⁶⁸ 朗天 Lang Tian：〈奪面·換位·安蒂岡妮：一種對香港主權移交的神話評論〉“Duo mian, huan wei, Andigangni: yizhong dui xianggang zhuquan yijiao de shenhua pinglun”，頁 166。

⁶⁹ 周思中 Zhou Sizhong：〈在解殖的街頭〉“Zai jie zhi de jietou”，頁 92。

主要參考書目

專著

- 王宏志 Wang Hongzhi：《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
Lishi de chenzhong: cong xianggang kan zhongguo dalu de xianggangshi lunshu，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2000年。
- 梁秉鈞 Liang Bingjun：《香港文化》*Xianggang wenhua*，香港 Hong Kong：香港藝術中心 Xianggang yishu zhongxin，1995年。
- 劉禾 Liu He 編：《持燈的使者》*Chideng de shizhe*，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2001年。
-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宏志 Wang Hongzhi：〈中國人寫的香港文學史〉“Zhongguoren xie de xianggang wenxueshi”，收於王宏志 Wang Hongzhi、李小良 Li Xiaoliang、陳清僑 Chen Qingqiao：《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Fouxiang xianggang: lishi, wenhua, weilai*，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Maitian chuban，1997年。
- 周思中 Zhou Sizhong：〈在解殖的街頭〉“Zai jie zhi de jietou”，《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年。
- 周蕾 Zhou Lei：〈殖民與殖民者之間〉“Zhimin yu zhiminzhe zhijian (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收於周蕾 Zhou Lei：《寫在家國以外》*Xie zai jiaguo yiwai*，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1995年。
- 朗天 Lang Tian：〈奪面·換位·安蒂岡妮：一種對香港主權移交的神話評論〉“Duomian, huanwei, Andigangni: yizhong dui xianggang zhuquan yijiao de shenhua pinglun”，《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年。
- 馬國明 Ma Guoming：〈荃灣的童年〉“Quanwan de tongnian”，《今天》*Jintian* 春季號，1995年。
- 梁秉鈞 Liang Bingjun：〈引言〉“Yinyan”，《今天》*Jintian* 春季號，1995年。
- 游靜 You Jing：〈半透明人〉“Bantouming ren”，《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年。

黃子平 Huang Ziping :〈「香港文學」在內地〉“‘Xianggang wenxue’ zai neidi”，收於黃子平 Huang Ziping :《害怕寫作》*Haipa xiezu*，香港 Hong Kong : 天地圖書 Tiandi tushu，2005 年。

黃繼持 Huang Jichi :〈關於「為香港文學寫史」引起的隨想〉“Quanyu ‘wei xianggang wenxue xie shi’ yinqi de suixiang”，收於黃繼持 Huang Jichi、盧瑋鑾 Lu Weiluan、鄭樹森 Zheng Shusen :《追跡香港文學》*Zhuiji xianggang wenxue*，香港 Hong Kong : 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1998 年。

葉輝 Ye Hui :〈「香港十年專號」前言〉“‘Xianggang shinian zhuanhao’ qianyan”，《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 年。

謝曉虹 Xie Xiaohong :〈人魚〉“Renyu”，《今天》*Jintian* 夏季號，2007 年。